

蠡河,陶都丁蜀的母亲河

□宜兴 张璐瑶

蠡河不是普通的河,她是陶都丁蜀的母亲河。她养育着蜀山脚下、蠡河两岸的生命,承载着属于陶都独有的诗意风情。她丰沛而柔情,总是那么慈爱地从我的梦中频繁地流过。

蠡河从宜兴西南山脉开始,经丁蜀镇由西南向东北流淌而过,然后再向北蜿蜒而去,最终流入东边的太湖,全长约十五公里,自古以来是丁蜀地区的水上交通枢纽。

曾经丁蜀镇的繁华,与蠡河息息相关,相传蠡河的名字由春秋时楚人范蠡而来,也是范蠡隐居宜兴的佐证。传说当年范蠡作为越王勾践的军师消灭吴国后,隐姓埋名带着西施出走,最终来到了太湖岸边的宜兴定居。他看到了丁蜀镇附近的泥土,黏性很大,非常适合做陶器,便动员当地人开展陶业,造福当地百姓。范蠡在宜兴陶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,被尊为“造缸先师”和“陶朱公”,是陶业的祖师爷。

没有蠡河就没有陶都的今天。蜀山的兴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蠡河,因为蠡河通太湖,交通便利,利于贸易,才使蜀山成为陶器烧制中心。数千年以来,不计其数的陶器通过蠡河走向五湖四海,走向世界。如今,随着公路、铁路网的发达,蠡河不再是运输陶器的主要运输通道,但她依旧护佑着陶都人民,见证着陶都窑火

生生不息的辉煌。从蠡河出发的陶器运往全世界,同时也舶来世界各地的文化和货品,蜀山人经常把和日本人做生意称作“东洋生意”,做印尼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生意称作“南洋生意”,做泰国、柬埔寨生意称作“暹罗生意”,做英、法、德、意和美国、智利、墨西哥生意称作“西洋生意”。

蠡河水清澈甘甜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蜀山居民。还未有自来水时,蜀山的百姓便直接在蠡河里淘米洗菜、靠水吃水。蜀山靠水有一溜房子,一半在岸上,一半搭建在水面上,前门是街,后门是河。推开后窗,手可擦着水;推开后门,人便可上船;人在水中,水在人中。这样的房子一般有两层楼,都是木结构。那时,沿街有人叫卖小馄饨、豆腐花等,住在楼上的人家就用绳子篮荡下去买了提上楼吃。蜀山南街店铺里各种紫砂壶、陶罐头等窑货,基本是靠着店铺后那条蠡河运出去的。通勤的蠡车载来天南地北的客船,店铺里进进出出的货商不断,生意有大有小。船带来了各地的各种产品,包括国外的,卸下后装满蜀山窑货再由蠡河水载着离开。

曾经,和所有穿村而过的河流一样,蜀山大桥下的蠡河水也是一代代蜀山孩子们的乐园。夏天的时候,孩子们站在高高的桥面上,像下馄饨一样,一窝蜂跳进蠡

河里,享受水的清凉。那时候,米厂和米店都在北街的油车桥边上,南街的小伙伴们把大木盆移至河里,游泳过河到南街,把买的米盛在木盆里,再游泳返回南街,省去了父母负米过桥的辛劳,也锻炼了他们的游泳技能。蠡河水产丰富,盛产鱼虾,素有“蠡河三十里,鱼虾捉不尽”的说法。旧时,每天清晨,蜀山桥堍一溜烟的鱼摊头,一只只木脚盆里,鱼儿翻水,虾子跳跃,吆喝声夹杂着鱼腥味,好不热闹。

蜀山位于蠡河口,是河随山转,街随河走,河街并行。以前丁蜀生产的陶器及宜南山区的竹木茶叶山货等,全靠蠡河运输,满载的船只过蜀山大桥,经东洑,再入太湖,再运往全国各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极为重视河道治理,对蠡河进行疏浚并拓宽河道,拆除了蜀山河段两边的骑水楼屋,使河面变得更为宽阔,极大改善了水运。

如今,当我们走在老街上,那些被屋檐雨注冲刷成的小石坑洼,那些被挑着上岸的木桶里晃荡出来的蠡河水浸润过的老巷墙根,以及被世界各地南来北往人们磨平的街石板等等,到处散发着陶都特有的地域文化气息。而蠡河,这条静静流淌的丁蜀母亲河,也一直用她的坚韧和柔情,滋润并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蜀山人。

种菜记忆

□南京 徐廷华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厂区的西北角有一大片荒地,杂草丛生。那时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,分管后勤的厂长,建议有关部门把这片地开辟利用起来,分给困难家庭的职工种点菜蔬,贴补贴补生活。我母亲那时在后勤做临时工,领导也分给我家一垄地。

这垄地不大,也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长条形状的,一块一块排列着。分到地的职工大小都一样,厂里还专门配备了一些锄头、铁锹、耙子、木水桶、扁担等农具,放在一个简易棚里,供职工使用。那时人都很守规矩,用过了都物归原处。

那以后,我逢上白班下班,都会和母亲一道,打理我们这块菜园地,翻土、播种、浇水、施肥……到了春天,原先的荒地变得鹅黄嫩绿,一片片,一丛丛,生机盎然。有的人家还搭起了竹架,种上黄瓜、丝瓜,藤蔓顺着竹架缭绕。母亲不擅农事,只种了些青菜、萝卜、蚕豆等不太费事的菜。

有一回,和母亲给地里的苋菜浇肥,我们拿着扁担、铁锹、木水桶,先到化粪池去挖粪便,挖了几锹后,便往水桶里放了满满的水,搅拌均匀后,我拎着锹把和母亲一前一后将木桶抬往菜园地。一路上,母亲不停地问我:重不重?我说:不重。半路上我回头一看,母亲竟把抬着的木桶一大半移到她的一边,脸上淌着滴滴汗珠。那时我年龄小,十七八岁,还不懂得母亲的良苦用心,更不懂得与母亲换个位置,只是笑着对母亲说:把木桶往我这边移一些,看把你累的。其实母亲根本没有移动木桶,她是心痛儿子干了一天的活,不能再过分劳累。那天我们回家的时候,天上已布满了星星,弟妹们趴在桌上,

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作业。有时候碰上不要给菜地施肥,母亲摘了一些菜让我先带回去洗洗干净,把米淘好,顺便照应一下弟妹。她自己则戴顶草帽,在烈日下的菜地里拔草、浇水,直忙到天黑才回来。

苋菜浇了肥,长势喜人。那段时间我们家天天吃苋菜,苋菜下面疙瘩、苋菜烧汤、炒苋菜、苋菜烧蚕豆瓣,弟妹两个都吃厌了。地里还有不少,母亲摘下来送给同事和邻居。记得和母亲还摘了不少苋菜,理得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菜篮里,拎到厂附近的下浮桥菜场去卖。我家的苋菜鲜嫩,水色又好看,母亲每次称的时候,秤杆都翘翘的,三分钱一斤,很快就卖完了。后来和母亲又去卖过两次,不一会也卖完了。所得几块钱,母亲买了几回鱼改善伙食。日子虽然过得清苦,但有了母亲的辛勤打理,生活还是如锦如诗。

到了七十年代,企业发展了,这片菜园地改建为总装车间。和母亲也结束了那段种菜的生活。

人们常说“往事如烟”,我却觉得“往事难忘”。几十年后,我有时还会和母亲聊起当年种菜的情景。特别提到母亲把木水桶移往自己身边的细节,怜爱之情还如此灼热着我的心,宛如昨日。那时我们兄妹都已为人父母,体会到父爱母爱的厚重。母亲听着这些往事,苍老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。

2015年8月,母亲走完她善良、勤劳、坚强的一生,我记得在母亲告别仪式的最后一段悼词中,我是这样写的:人的一生中,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,一个是你生活在这个城市的面影,一个是母亲的面容。亲爱的妈妈,您永远活在我们儿女的心中。

舌尖上的南瓜花开

□上海 卜昌梅

那天,我外出晨练回来,看到有位老阿姨正在小区门口卖菜。她面前的袋子里,赫然摆着黄灿灿的南瓜花。我怀着好奇心走上前去,一问才知道,南瓜花竟然能吃。凑巧几天后就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位南方文友晒出清炒南瓜花的图片。几朵金黄鲜艳的花儿静静地卧在白瓷盘中,像一幅雅致的画。看到她说也可以用南瓜花做汤,我跃跃欲试。

以往在故乡,母亲的菜园子里总少不了南瓜。美中不足的是,那些年里,我吃到了很多脆嫩爽口的南瓜秧尖和香糯甘甜的大南瓜,却唯独没有尝过南瓜花的滋味。

亲爱的宝哥

□如东 小小羊

当我还是考前生的时候,宝哥课上的是班主任及数学老师,课余时间化身服务小生。

清晨,星星们还在岗照耀,我已走在去教室的路上,天上撒下的热与地面涌上的热交汇于我的额头、鼻孔、嘴唇,无处可逃。这条小道,我每天来回地走,走了三年,好像属于我的了。两边的树高矮肥瘦我大致能够勾勒出来,我准确知道,擦肩而过的不是学校的人就是菜市场的人,起早上学校或起早赶早市。

亲爱的宝哥夹在人群中是亮丽的风景。汗水从发窝向下流淌,像分配好了似的,有一注走鼻背、鼻尖落到嘴唇上,还有两注经过太阳穴一路直下,仿佛线雕过的脸颊弧线,发出水润的光,性感、阳刚。当然,眉毛内侧及鼻翼处的

说干就干,次日我起了个大早,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里买来新鲜的南瓜花和小米葱。临近中午,我将南瓜花洗净,撕成小块,放入煮沸的开水里,同时加了适量的油盐,用筷子轻轻地搅动。不多时,南瓜花的香气就窜入鼻子里。我又打了两个鸡蛋,蛋花与南瓜花融为一体。汤汁的金黄色缀以细碎的葱绿,色彩搭配自成美感。我立即盛了一碗,放至微凉便喝了起来,柔软可口的南瓜花宛若在舌尖上开放。

近来和家人去餐馆小聚时,看到菜单上印着一道“酥炸南瓜花”,毫不犹豫地点了来。嫩绿的

花蒂,金黄的花身,简直美不胜收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,轻轻地放入口中,只觉得它香酥酥脆,脆中带鲜,鲜中又带着醉人的花香。

真没想到,普普通通的南瓜花混了面粉和鸡蛋,经厨师们巧手的一拌一裹一炸,就变成了美味精致的佳肴。美食家汪曾祺曾在书里写道:“凡事不宜苟且,而于饮食尤为甚,中国的许多菜品,所用原料本不起眼,但经过一番‘讲究’之后,便成了人间至味。”果然,南瓜花便是这样。

舌尖上,南瓜花又得一次绽放,云然灿然。

“哦,好的,这么热的天,学生来要吃冰棒啊,热得很啊!”

“还车来的时候带冰棒给你吃啊!”“我不要哦,你留给些娃儿吃哦。”

“好的好的。”

后来,抱着成箱的冷饮及西瓜,车主不大的眼睛笑得淹没在皱纹里,连连感谢,称和些娃儿抢东西吃,不过意啊不过意。

宝哥又拽又谦逊,让我们远走高飞,他自己原路返回。我们在母校中相遇,又在母校中分离,时常忆起,有种感激,他教给我的知识、道理,让和我生命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话,把初生牛犊那股劲儿回流给自己,坚守少年的模样。

在此,感谢宝哥同时感谢所有为我付出的老师,所有对我的好,我记得,谢谢你们!

我爱夏日长

□南京 陈思

炎炎夏日的傍晚,热辣辣的阳光直射下来,天上的白云慢慢地飘着,好不惬意。忽然,太阳隐蔽了,云层聚集在一起,黑压压一片,大雨倾盆,漫天硕大的雨点,直直地撞了下来,屋顶噼里啪啦,地面咚咚咚,不一会儿,道路已变成奔流的小河。

大自然的舞台,从来不寂寞,盛夏中的小暑,在这一场接一场的暴雨中快速登场。

“仲夏苦夜短,开轩纳微凉。”这是唐朝诗人杜甫的诗句,洋溢着一份夏日里追求清新凉爽的舒适。窗外葱葱的草木,在雨后更加浓郁翠绿,此刻正铆足了劲拼命吸收着水分,生长自己,薄雾如轻纱般笼罩在远处的青山四周,如仙境一样的画面,我静静看着眼前的景,听着,听着一棵树发出欣喜的声音。这是盛夏中,大自然鲜活与热烈的模样。

“叶上初阳干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。”北宋诗人周邦彦描写盛夏里荷花的模样,意境真美。

我家门前有一个池塘,不大,也有荷花。满满当当的荷花,有的完全盛开,有的半遮半掩,有粉

嫩、有白的,还有红红的颜色,散发着甜甜的清香味,那青翠碧绿的荷叶,泛着清亮的色泽。热爱摄影的朋友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,抓住一年中荷花盛开最美丽的时光,凌晨在荷花池边蹲守,等待那犹如仙子裙裾舒展的时刻,等待一只蜻蜓立在荷花上面的模样,满脸汗滴却又开心看着荷花的模样,一帧一帧的画面如梦如幻。

你把心静下来,可以听到蝉声悠然而出,一蝉鸣,众蝉呼应,仿佛告诉我们,好好珍惜这盛夏好时光。走近树旁,仰首树上,那蝉黑黑的身子,白白薄薄的翅膀,肚腹一鼓,蝉声便悠然而出。

“呱呱呱……”一声声蛙鸣响动在池塘里,响动在田野里,我从远远传来的忽高忽低、忽快忽慢的蛙鸣声中,似乎听到水潺潺的流淌声,听到池塘风蒲的猎猎声,听到夹岸芦苇的瑟瑟声……那蝉声、那蛙声,只有在这盛夏时光里,才能在心中,种下一片自然和微凉。

“人皆苦炎夏,我爱夏日长。”盛夏如一幅画,我爱这盛夏时光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3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